

<<归去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归去来>>

13位ISBN编号：9787531329725

10位ISBN编号：7531329727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辽宁春风文艺

作者：韩少功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归去来>>

### 内容概要

技术是小说的重要元素。

对技术的学习、改进以及发明创新常常能开拓小说的更多可能性，也常常是小说作者挑战自我的无限乐趣所在。

但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技术并不是一切。

技术如果未能与足够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思想打击力相配合，就只会是浮华的花拳绣腿和装神弄鬼，即便玩出一套套炫目的杂耍，也不过是雕虫小技，与优秀的文学无缘。

因此作者重视技术但反对技术主义。

具体来说，我以为，作者在真诚表达思想情感的时候，一定不要被任何技术考虑所拘；但在优化表达效果的时候，又一定要有技术的慎选和精谋；在文学创作的准备过程中，更要有技术训练的死功夫——如果不说是硬功夫的话。

从这本集子里看，读者想必能看出一个工匠的各种失与得，也能知道工匠的以上体会，是源于何等曲折的实践历程。

## <<归去来>>

### 作者简介

男，汉族，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

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2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年），《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年），《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年），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

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与长篇笔记小说《暗示》等。

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奖项。

作品有英、法、荷、意、韩、西等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归去来>>

书籍目录

自序 / 韩少功蓝盖子收水费西望茅草地领袖之死重逢那年的高墙史遗三录月光两题申诉状801室故事飞过蓝天诱惑谋杀方案六号真要出事归去来鼻血暗香北门口预言附录：韩少功短篇小说总目录自序 / 韩少功蓝盖子收水费西望茅草地领袖之死重逢那年的高墙史遗三录月光两题申诉状801室故事飞过蓝天诱惑谋杀方案六号真要出事归去来鼻血暗香北门口预言附录：韩少功短篇小说总目录

## &lt;&lt;归去来&gt;&gt;

## 章节摘录

蓝盖子 我把沉沉的一瓶酒递过去，问他会不会开盖子。他正与一块猪脚恋战，牙缝中弹着一截筋，还没腾出口来说话，酒瓶就不见了。

是我右边的一只手把它抢去的。

“我来开。

”年轻的乡长瞟了他一眼，又瞟我，红扑扑的脸上有憨厚的笑。

这抢酒瓶的动作太快，太猛，已不像是客气，显然存在着什么问题。

对面的两个人也很有问题似的，看看他，冲我笑笑。

他仍然埋头艰辛地吃着。

直到打着饱嗝，剔完手里一排很像真牙的假牙，弓着腰出去洗手，乡长才用手触触我的膝盖：“你不能让他开盖子。

来，喝汤，汤还是蛮甜的。

” “为什么？”

” “最好不提起盖子。

” “为什么？”

” “喝汤喝汤，你抱着一碗饭老吃什么？”

” 我很纳闷儿，当然不是因为主人责怪我吃饭，而是关于左边这张空椅子。

他刚才就坐在这里，踏着一双此地罕见的高统套靴，一边给我敬牛肉一边自我介绍，小姓陈，叫梦桃，在仓库看管茶叶，还同我谈了一阵春茶与夏茶的差别以及汉武帝——看他呢帽里正顶压着一本薄薄的《西汉小故事》。

他和瓶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他洗完手严肃地进来了，嘎喳一声装上假牙，又猛地咧开笑纹，同我谈汉武帝。

我开始注意他，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发现他的颈脖有点可怕，松弛的皮，裹着一束管子。

管子一根根凸突出来，随着口腔的运动而柔软地此起彼伏，使你的颈脖也很难受，想往衣领里缩。

那眼睛透出一种似乎知心的友好，勾勾地盯着你，像猫儿眼，有黄色和绿色的圈环，圈环里面很深很深，使你联想起看不到头的黑暗隧道，隧道中浮游着一个什么亮点，紧紧地诱惑你——诱惑你走进去。

。

我也感到存在什么问题了。

乡长送我回镇上去时，我问他：“那姓陈的莫非……” “听说城里动物园来了个红毛野人，你见过吗？”

” “没见过。

他怎么到这里来的？”

” “我刚来不久，不晓得。

你说世界上真有红毛野人没有？”

兴许是只猴子吧？”

” 我只好安心地来谈谈猴子了。

这天，遇上另一位朋友，他也认识那个陈梦桃，才帮我卸下了心头那只酒瓶盖子。

晚饭后，我坐在小镇旅社的楼板过道中，目光越过栏杆，看到远处那个伏波庙斑驳生苔的青砖古墙。

高高的庙墙下一片檐瓦，有很多屋脊，深浅相叠，密密排列。

从屋角和瓦缝中渗出丝丝缕缕的炊烟，升到空中逐渐淡去，又飘落，融融地填满了所有的地坪和街巷。

。

于是众多屋顶就如同漂泊于烟波之中的船队，而屋脊高翘的两端，自然是舟船的首尾了。

我似乎感到脚下的楼板也在摇晃。

来者一直业余研究姓氏学，据说到派出所协助搞人口普查，单凭申报者的姓，就能准确判断对方是否弄错了自己的籍贯，从而补救了不少疏漏，获得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

多年来，他偷偷录载的野史，已有半挑箱，视为珍宝，大概准备藏之名山。

## &lt;&lt;归去来&gt;&gt;

哪个村子出了个速算神童，哪个村子挖出个红薯大王，甚至省里某高等学府闹风潮的传闻，他觉得该记的就记。

提起陈梦桃，他抿嘴一笑，朝后仰，眼球又像看你又像看屋顶地转了一下，似有了如指掌的把握。

“你说他？”

嗯，我清楚一点。

他是苦役场来的。

你知道苦役场么？

以前这里有一个。

这些砖瓦，很多是从那里来的。

那里烧窑……” 他继续说下去。

我需要省去他的一些繁琐考据和解说，并适当加一点我的想象，才能整理出下面这个故事。

——陈梦桃以前曾在苦役场抬石头。

他个头高，抬石头最吃亏，杠棒的重心一移过来，泰山压顶似的迫使他跪下去。

没担几天，背就驼了，一脸苦相，换件衣都肩痛背痛，“爷哎娘哎”地喊叫。

换下的衣裤沉甸甸，全有白花花的几圈粉盐，一圈比一圈大，是新汗和旧汗凝结成的。

有一天黑早，他被尿憋醒了，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动，暗中好不容易摸到了一双腿，大概是自己的，发现上面尽是泥沙，原来前一天根本不记得洗脚了。

他搬不动腿，被尿憋得急，好不容易才挣扎着挪到床沿，一泡尿还是热辣辣地屙在裤裆里。

他呜呜哭起来。

他想求个松活点的差事。

那时候最松活的事只有一件——埋人。

有病死的和自杀的，还有完不成劳动定额的，被枪杆子押去受训。

管押人员训得不耐烦了，免不了要动手动脚，一阵颇有教育意义的号叫之后，可能就有百来斤骨肉需要送回黄土了。

管押人员见陈梦桃每次受训时身子折出了最大角度，有意优待宽大，常把埋人的事交给他。

“喂，你去收拾一下。

”他们吩咐。

陈梦桃最怕死人，平时一听到号叫，就发抖，就做出苦相，舌头滚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不过抬人比抬石头轻多了。

而且管押人员觉得这事很晦气，不会去监督。

你可以放心地睡一个早觉，放心地穿上不常穿的鞋袜，喝足水，养足神，远离工地上的紧张，到静静的荒坡上去。

慢慢地挖坑，慢慢地下土，垫着耙头把子坐到一身汗凉也不打紧。

陶陶然体会到肩头没有抬石的杠棒，身后没有愣头愣脑的枪口，真是能长膘，能发体。

陈梦桃带着快快活活的恐惧，积极地搓草绳。

他不会搓，但虚心好学，进步很快。

搓好了，脚踩住另一头，使劲拉一拉，看它够不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又找来一根杠棒，折一折，测出它的质量不错，就竖起来与自己比，发现它的确比自己高出两三尺，才心满意足。

他吆吆喝喝地干，好让管押人员看见，以示自己干这一行是很值得信赖的。

但走到冷冰冰的死者面前，他脸上的皱纹就毫无规则地抽动起来，憋着气，憋到脸转向另一个方向才敢呼吸。

手也不听使唤，半天也拢不好一个绳结。

好在还有个同伴，结上两个绳圈，一圈套颈脖，一圈套双脚，让陈梦桃扛着杠棒走在前面。

陈梦桃没有料到，人有体温时很软，冷了就僵硬了，抬尸者根本不用在尸体下面塞板子，就可以让死人硬挺挺地横空而起，摇摇晃晃上山去。

陈梦桃还体会到，他走在前面有个好处，可以看不见死者黑洞洞的嘴巴，或口内某颗铜牙，或牙

## &lt;&lt;归去来&gt;&gt;

缝中一丝黑黑的酸菜，可以权当自己抬着石头，或抬着花轿。

但一想到步步跟在自己屁股后头的并非花轿，而是一个曾经热着而现在冷着的生命，不免有些目光发直。

那天过岭，择路下坡，因为要避开一堆牛粪，踏空了一步。

杠棒剧烈地晃了一下，死者的一只冷手从胸前滑落下来，大幅度地向前一荡，正好触了触陈梦桃的膝弯，好像冷不防在那里搔了搔。

“娘哎——”陈梦桃高抬腿地蹦了几下，摔倒下去。

碰巧死者歪歪地压在他身上，他马上手臂硬硬地一伸，晕了。

同伴掐他的人中，扇了几个耳光，使他醒过来，吐掉了嘴唇角沾的一些泥沙。

埋了几次以后，多了些胆量，也多了些经验。

功夫越做越巧，根本不必像第一次那样把坟坑挖得过大。

坑底也不必修得四方四正整齐精致。

上坡下坡时，哪只脚踩哪块石头，哪只脚踏哪个草窠子，哪只手抓哪束茅草或哪个树枝，都有了预定的规则。

在岭上坐耙头把子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陈梦桃在业余剧团唱过戏，他说同伴的面目清秀，可扮演小生。

他说自己也恋过爱，女方名字中带了个“桃”字，自己改名梦桃，正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这绝对是事实。

如此天南地北，一直谈到风渐渐冷了，日头由又小又白变得又红又大，偏到西山去了，他们朝工地那边不无同情地打望一眼，整装回去。

碰到人群，必须走得匆忙一些，显出些辛苦模样。

进了棚，不宜多说话，把耙头和杠棒，还有搓绳用的一捆稻草，认真地放在墙角那个固定位置，以防同人家的工具混同，准备第二次再用。

有时还可回得早一些，偷偷地在厨房的蒸锅里端出一小碗豆豉蒸肉，趁大家还没回，关起门来吞咽。

这事请示过管押人员，理由是埋人沾染尸气，伤体质，实在得补一补。

反正是自己家属寄来的钱。

同在一个棚子住着的犯人，有几位常常完不成定额，自然被墙角那捆稻草弄得心惊肉跳。

见陈梦桃不再潮湿被褥了，面色也红润些了，更是侧目而视。

他的茶杯不知为什么掉了几块搪瓷，一件旧棉袄也不翼而飞。

要是他吃饭晚来一步，地上那只盐菜钵就空空见底了，连一点黛色的汁水也没剩。

这天，棚子里有双筷子闲了，有一张床空了，众人都有点戚戚然，不敢靠近那一床的空洞和寂静。

老同伴来邀陈梦桃去搓草绳，陈梦桃坐在尿桶上老不起身，一双猫眼黯淡无光，两颗龅牙哆哆嗦嗦地敲着下嘴唇。

.....

<<归去来>>

编辑推荐

韩少功，当代知名作家，八十年代中期曾在国内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挑起大旗，写下《文学的根》这样著名的文论，与《爸爸爸》这样表现楚文化、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的中篇，九十年代又因《马桥词典》一书在文坛引起轰动。

本书是韩少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记19篇小说，每篇小说作者都运用了别出心裁的写作方法，“新鲜”的小说给读者与众不同的感受！



<<归去来>>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